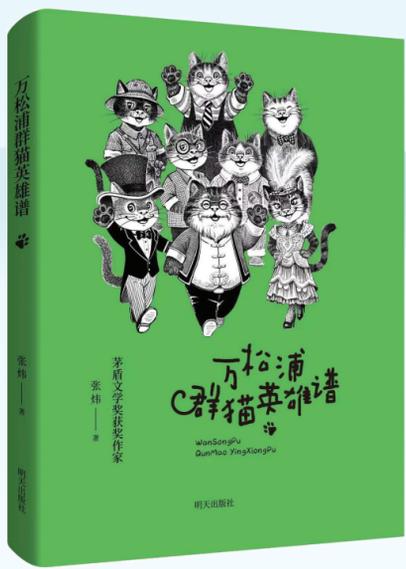


好书先睹

□洪浩

与猫共生的诗学

——读张炜诗集《万松浦群猫英雄谱》



猫的意义悄然转变。它们不再是都市幽灵，而是有名有姓、有来历有性情的生命：院长宝贝猫、黑火腿、远眺大海猫、港棠学派猫……它们的名字里沾着露水，带着海腥味。

张炜笔下的猫不是镜像，而是主体。在万松浦，猫有自己的社会。有承袭侠侣血脉的小红孩，有尝遍百草如神农的猫，有在清贫中守护地方知识的学派猫，也有在琴声中垂泪的奶牛猫。还有那些流落人间的角色：在书店翘首盼人垂青的势利眼猫、沉醉于自我赞美的斗眼猫、周旋于狐狸和乌鸦之间的外交官猫。张炜甚至为它们勾勒出颇具章法的制度：猫协会的成立并非儿戏，自有章程，也收会费，常务理事们煞有介事地运作。这份幽默与童趣之下的认真，让这些毛茸茸的生命获得了某种庄重的社会尊严。它们开会、谈判、合作、竞争，俨然一个微缩的江湖。

空间在这里也不再是背景，万松浦本身就在呼吸，与猫、与人交换着能量。书院是人文的堡垒，爬满藤蔓的石墙里蓄着知识与温暖；环绕它的黑松林、港棠河、礁石与荒野，则涌动着野性之力。猫恰好站在这二者之间：它们既能睡在学者膝头安睡，也能在深夜的松林化身猎手；既能被《梁祝》惹出眼泪，也能在泥地里与刺猬打滚。它们把书斋与荒野、文明与自然、人的细腻和土地的粗犷，悄悄地连在了一起。

于是我们看到，远眺大海猫蹲在黄昏的礁石上，面对苍茫之水，看海鸥、潮汐、铅云下银亮的线。它的身后，站着一位满脸皱纹的老船长。猫的眺望、人的回忆，在这一刻越过物种，共同指向时间与命运的深海。老航海猫身上散发的腥咸，则把它从松林的静寂中，拽进风涛激荡的航海史中；从维京船到现代货轮，它一直是镇压鼠患的传奇船员。猫的视线与足迹，悄悄越过万松浦的边界，通向海洋、历史与更广阔的世界。

正是在这样猫、人、土地交织的共生图景中，张炜的诗意与艾略特分道扬镳。艾略特的笔如手术刀，剖析的

是现代性带来的孤寂与断裂；张炜则更像一位耐心的织工，在万松浦这片小小的土地上，编织起一张温情的共生之网。诗人对那些在边缘处鲜活生存、自成世界的生命，献上了多曲明亮的赞歌。最动人的莫过于小橘猫夜遇鼯鼠的那一幕：它不轻视这地下的掘洞者，反而赞美它华丽的皮袍与建造长城的功勋，邀它花前月下，共度良宵。哪怕面对“松鼠是不是鼠”这类分类难题，小橘猫也只智慧地批道：“别理字典，松鼠不是鼠，他是一种特殊的大尾巴猫。”这不是诡辩，而是越过概念的壁垒，回到生命与情感本身。

《万松浦群猫英雄谱》既是一曲生态挽歌，也是一首生命赞歌。它哀悼正在退却的野地与失语的自然，也为那些在边缘处顽强生存的生命立传。张炜让猫从“它者”的背景中走出，成为可以并肩的邻居、朋友乃至英雄。这本身即是对人类中心叙事的一种柔软抵抗。

诗集的尾声，老橘猫在培训课上追溯家族辉煌谱系，最终却落在一句自豪的宣告上：“统一的名儿叫‘猫科’！不叫‘虎科’，也不叫‘狮科’，伙计们，想一想到底为什么？”答案不在威猛，而在“一张小脸最讨人喜欢”的灵动与亲近。张炜似乎借此说：真正的英雄气，未必来自统治与征服，而可能正来自那种可与万物共存与对话的“可亲性”。猫，恰因它介于驯化与野性、家与荒野、人性与物性之间的暧昧，成了这理想生命的象征。

这部诗集，是一部多声部的诗的交响。它向西方大师致敬，更扎根于东方泥土；是趣意盎然的猫的童话，也是深沉厚重的生态寓言；是对一片土地的深情笔记，也是对一种更健全文明的温柔想象。在这里，猫不再只是被观看、被抒情的对象，它们成了叙事者，用自身的“英雄谱”，映照人间的得失，也指向一条更谦卑、更丰盈的栖居之路。

合上书，松涛声似还在耳边。而那群或狡黠或憨厚、或忧郁或威武的猫，已从纸面跃出，成了在我们精神原野上长久定居的邻居。

□徐滔

心香一瓣

海岛文学的守望者

瑞雪盈门，佳作连连。“海韵流芳”的《逐梦蔚蓝》(林勇主编)尚未读完，油墨飘香的《人生宝典》(马永昆编著)又现桌案。新书《百岁寿星 人生宝典》的作者马永昆，多年以来一直是《烟台日报》的通讯员，这是他继2024年出版《美丽长岛·英雄人民》文集后的又一部心血之作。

今年95岁的马永昆，离休后笔耕不辍，每隔两年就有新书出版，即使在以年轻人和互联网为主流的文学创作年代，马老依然得心应手地为《烟台日报》《烟台晚报》《老干部之友》等报刊和“齐鲁壹点”“烟台街”“长岛号”等新媒体撰写文稿，收获了不少的粉丝，得到无数读者的点赞、支持和尊敬。

马老的新书《百岁寿星 人生宝典》分为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围绕“百名百岁老人的人生宝典、养生精粹”展开，详细介绍了百位百岁以上长寿老人的健康秘籍。其中包括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与健康饮食诀窍、老年人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、保持精神愉悦和心态平和的方法，还有适量补充营养、科学运动健身等内容，核心可总结为“勤”字当先、“乐”字相伴，强调心境坦荡能增寿，有滋有味得活百岁，同时包含“烦恼少计较，病魔自不扰”“生命在运动，锻炼不放松”“生活习惯好，幽默不服老”“身子要动，脑子要用”“有的放矢，起居有常”“乐观豁达，笑对人生”等长寿智慧。

第二部分以马老90岁以后的“健康生活日记”为核心，融入了他的亲身感受与实践体悟。其中，马老畅谈自己在日常锻炼中的坚持与收获，以及在学习、写作过程中的思考与心得，字里行间展现出他的幽默特质与不服老的精神风貌，更传递出乐观豁达、笑对人生的生活态度。这些个人丰富经历的经验，从不同层面进一步补充和阐释了长寿老人的生活智慧与养生之道，使书中的长寿理念更具实践性与感染力。

7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马老，每次回忆自己的革命和写作经历时，都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，他的家乡荣成是胶东最早的解放区，因为有了共产党，像他这样的穷苦孩子，才有了读书识字学习革命道理的机会。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未满16岁的马永昆于1947年4月光荣参军，先后转战威海、烟台等地，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0年4月调到长山岛特区工委工作。当时的长山岛特区工委书记王明东，十分注意培养有文化基础的年轻人，邀请《大众日报》莱阳

记者站的记者到长岛召开座谈会，先后发展了张歧、林根和马永昆为通讯员。在日常工作中，领导积极创造机会让青年人多了解火热的生活，掌握更多的宣传报道题材，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鲜活的写作素材，努力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。

马永昆于1953年写了一篇有关做好保密工作的稿子，用“剪刀”信封邮到《大众日报》，这篇主题明确、立意新颖的稿件与当时的国内大形势十分吻合，很快在《大众日报》上发表。就是这小小的“豆腐块”文章，激发了马永昆的写作热情。他在《大众日报》莱阳专区记者站袁诚华记者的指导下，一步一步走上了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的道路，成为小岛上著名的“土作家”。

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马永昆在工作、生活和写作上面临诸多困难。在那漫长的苦闷日子里，每当夜深人静难以入眠的时候，他时常回想起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，战斗英雄和战友们的事迹历历在目，时刻激励他把自己所看到和所听到的记录下来。在砚矶岛等地工作的那些年，他利用常去各个小岛工作的便利机会，走访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员、解放长山岛战役的带队向导、支前民工，搜集整理长岛革命斗争故事。

1962年，马永昆以抗日战争时期长山列岛海上游击队的真实故事为背景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海上游击队》，讴歌了海岛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在海上运输线上劫粮船、炸炮楼、拔据点、抢弹药等英雄事迹。成稿之后，他又经历了调往小岛工作、手稿丢失等种种磨难。直到1978年文艺的春天到来后，马永昆被禁锢十多年的创作灵感才再次被激发起来。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和战友的音容笑貌，一直萦绕他的心头，激励他坚持创作。历经31年的磨难，《海上游击队》前后几易其稿，最终更名为《女人·潮》，于1993年由八一出版社正式出版，1996年获烟台市文艺创作三等奖。

离休后的30多年里，马永昆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文学创作和宣传长岛上。70多年的海岛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成为他创作的源泉。他越写越感觉长岛的创作宝藏丰富多彩，越写越觉得有写不完的题材。在《烟台日报》上，马永昆发表了多篇回忆《烟台日报》成就了我的晚年》《福山县芝水区武工队日记片段》获得不少点赞。

为了写好家乡的红色故事，年过80岁的马老，在3年内6次回到老家荣成，走访了200多个村子、300多人，于2013年出版了15万字的纪实作品《百名将军的七彩童年》。2024年3月，93岁高龄的马老出版了新书《美丽长岛 英雄人民》，采访、写作、修改、投稿等成为他每天



2024年12月，马永昆以93岁高龄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。

的主要工作内容。马老的无私奉献也获得海岛人民的尊重，区工委领导每年都邀请他参加重要座谈会，在采访、写作等方面予以支持和照顾。

步入“90后”的马老，怀着对海岛文化宣传工作的热爱，在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辛勤耕耘、笔耕不辍，先后发表散文、随笔、小小说等1000余篇。其中，《不要期望过高》一文在期刊《家》上发表后，被《夕阳红》转发，上网后收获点赞10万多次。他连续多年被《家》《老人世界》《老年生活报》等报刊评为优秀通讯员，很多文章成为长岛的爱国主义教育宣讲材料，还有一些被改编为演讲文稿在演讲大赛中获奖。他创作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、十二部散文集，并于2024年12月以93岁高龄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。

马老曾在子女的陪同下重走当年的战斗之路，追忆往昔岁月，深入细致采访，冒着酷暑写出两万多字的回忆文章，先后在《老干部之家》《烟台晚报》等媒体上，发表了《78年后重游芝罘岛》《海上抗战“蛟龙”吴道文》《长岛抗战》《登州海市与长岛海市》等十几篇文章，基本完成了他计划《风起浪涌》《我父亲是在渔船上单线入党》《打“国际大个”》等二十七篇红色故事组成了完整的系列。

随着文章发表得越多，马老越感觉到资料的重要性，于是他就有了汇编成册的计划。他既是红色沃土的守望者，又是红色故事的传承者，既用一生的心血书写长岛红色故事，又以历史的视角记录长岛发展历程，存储了长岛最珍贵的历史记忆。

文学照亮生活，阅读传递美好，祝贺马老的新书出版，祝福马老健康快乐，也衷心期待这位海岛文学的“财富老人”，为我们挖掘更多的“宝藏”，在《烟台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更多佳作。

冬日的阳光，收敛了夏时的暴烈和秋时的强势，像疲倦了的爷爷们，安详、平和；像妙龄的少女，羞答答地红着脸，柔和地走来，又柔和地离去。煦暖的光洒在行人身上，透过窗户，映照在炕上切着烟锅的老翁和戴着花镜正在缝补的老妪身上。

故乡冬日那景

光阴故事

□冷大川

忽然，空中飘来了几片乌云，遮住了太阳。云越来越浓厚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一朵朵在空中飞，在地上舞，任凭风的摆布。

风渐渐小了下来，雪花倒是大了起来，纷纷扬扬地飘。落到树上，树干润湿了，树枝挂上了花；落在房屋上，茅草、瓦楞渐渐隐去了形，白了起来。行人舍不得躲避，伸出手将雪花捧到手里，刚想亲吻，却发现它早已变成了水珠。头上被雪花堆积着、蓬松着，衣服上也被雪花罩了大半截。刚刚踏出的串串脚印，瞬间消失了踪影。

院落里，猫儿正忙着和几只母鸡嬉戏。“梅花”一朵朵，“竹叶”一串串，它们编织出的图案刚被隐去，另一幅又在勾勒着。

夜幕降临了，窗户透出微弱的煤油灯的光，映在院子里。街道也亮了起来，雪花在空中晃悠悠，自由自在地飞舞。夜色笼罩，静谧安详。

旷野里也不是漆黑一片。星光和月色透过厚厚的云层，与地上的雪相映生辉，把另一种明亮铺满大地。还不到五更，户外亮光光地一片，让人误以为是天已大亮了！农人急忙翻身下炕，拉开房门，封门的雪一下子塌进门槛。好大的雪啊，几近膝盖。单凭扫帚已是无法下手，木锨派上了用场。连铲带堆，一通忙活，院子的雪堆起来了，街门外的路开出来了，伸向远方，一家一户地连接，街道又恢复了往日的四通八达。

放眼望去，房屋上、田野里、远处的山、近处的树全白了，茫茫然成了银色的世界。

松树、柏树被沉甸甸的雪压弯了枝条，有的像一座座排列有序的银塔，有的则造型奇特，似阁，似亭……

朝霞映红了半个天空，太阳慵懒地露出了地平线，大大的，玉盘一般。大概是不忍心掀动这洁白素雅的盛装，羞答答地涨红了脸。

阳光下，银装素裹的大地似乎又披上了一件淡红的薄薄的轻纱，分外妖娆。地上的雪有些湿漉漉的，在阳光下，似雾气氤氲、升腾，还染着各种难以描摹的颜色。树上、屋顶上，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，有冰溜子垂挂下来，又粗又长，晶莹剔透。

起风了，翻着滚，打着旋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夹带着呼啸的声响，肆虐地将积雪掀向天空，又甩向大地，天地昏暗起来。

树上的雪早已抖落得干干净净，房屋上的雪也经不起折腾，或又重新堆积到一处，或被掀到街口巷尾。风雪吹得人睁不开眼，行人拉紧了衣襟，裹住了手脸，不时被刮倒行几步。推车的低头哈腰，骑车的推着前行，还不时对着手套哈几口热气，手指尖钻心地疼，猫咬狗啃似的。

田野里，丘陵、沟壑失去了旧日的模样。梯田看不出堰坡、地边，倒是横七竖八地又堆起了新的岭，立起了新的坎。有的似狂风中舞动的帆，条纹赫然；有的如峭壁处悬立的崖，崖下还旋出幽深的洞穴。更多的则像一匹匹白布，摆出随风飘动的形状。大自然像魔术师，抖出奇景怪象，引领你品味另一幅画卷。

远处逶迤起伏的山峰，凭借着风吹雪飘蜿蜒着游动起来，似蜡象在奔驰，似骆驼在游弋。

你若是在温泉河边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则会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。顺着河流望去，雾气缭绕、升腾。再细心观看两岸，紫里透红的芦芽尖伴着翠绿的苇叶，生机盎然，楚楚动人。河水里，游鱼或三三两两地安闲静游，或成群结队地追逐嬉戏。这阵子，你一定忘记了自己是在冰天雪地之中。

更让人惊诧的是温泉河岸的菜园。一排排的玻璃框架下，嫩黄嫩黄的韭菜带着水珠儿，翠绿的黄瓜顶着黄黄的花儿，粉里透红的西红柿，紫莹莹的茄子，红绿相间的辣椒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这真是招远的一绝呢！

最亮丽的风景莫过于乡亲们去汤河舀水、炸(煮)菜的情景。汤河，就是远近闻名的自滚泉，水温最高达到98℃。无论是春风拂面、桃红柳绿的春天，还是凉风阵阵、落叶飞舞的秋天，抑或是烈日暴雨的夏天、地冻雪舞的冬天，一年四季，村子连接汤河的道路，总是人来人往。挑着桶的、提着篮子拎着篓的、或抱着泥瓶(旧时农人用来盛装煮酒的泥制陶具)背着瓷坛的人们，或将汤河水取回家洗脸、洗衣、洗衣服，或者将菜拿到汤河里洗净煮熟，尽情享受大自然带来的便利。

舀回家的水，还可以装进热水瓶放在炕上，用来温暖手脚。晚上，将温水装在水瓢子(犹如暖水袋，是陶瓷制品)里放到被窝里，冰凉的被窝瞬间暖和起来，特别舒服。

岁月流逝，这样的场景早已没了踪影，留下的只是人们对昔日故乡的丝丝眷恋与思念……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投稿邮箱: ytrbzk@126.com

